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八十七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正議大夫守尙書左僕射兼門
下侍郎司馬光卒光爲政踰年而病居其半每欲以身
徇社稷躬親庶務不舍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
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光曰
死生命也爲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
皆朝廷天下事也旣沒其家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
論當世要務太皇太后聞哭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明堂
禮畢皆臨奠致哀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綈以一品禮
服諡曰文正贈銀三千兩絹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斂

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官其親族十人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之碑光在相位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彼地者彼必問光起居而遼人敕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切無生事開邊隙及卒京師之民皆罷市往弔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焉四方皆遣人求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及葬四方來會者蓋數萬人哭之如哭其私親蘇軾嘗論光所以感人心動天地者而蔽以二言曰誠曰一君子謂軾知言軾又嘗載光語語晁補之曰吾無過人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耳史臣曰傳所謂微之顯誠之不可掩詩所謂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光實有焉始光當國悉改熙甯元豐舊事或謂光曰

舊臣如章惇呂惠卿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問
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
改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當參用熙豐
舊臣共變其法以絕異時之禍實光所不取也 左司
諫王巖叟言臣伏觀陛下卽位之初首副天下之望用
司馬光執政信行其言以革天下之弊惟光憂國愛民
之誠心信于上下信于內外故陛下一用之而天下之
心安四夷之心安陛下之心亦安今不幸光薨臣知陛
下之心漠然矣臣竊問百姓相與憂曰吾君能不忘光
之言乎能求其類而用之使持循其法乎又憂曰姦人
無乃復將爲朋動搖正論以欺吾君乎無乃竟爲身謀
不卹國家之急以病斯民乎誰復以吾君之心爲心以

吾民之意爲意夙夜盡瘁以遺其身如光者乎吾君方倚光以圖治而天遽奪之其何意耶臣願陛下益勵乃心益事乃事益重所付不可泰然以忘憂也今宜先有以釋民之憂而安其心者惟當果于去姦審于進賢二端而已爾夫大忠在朝姦人雖未去猶有所忌而不能爲也光薨姦人今不可少留矣此臣之所言陛下當果于去姦也朝廷輕重天下安危生靈休戚在用人而已今天下將觀陛下用人以卜否泰此臣之所以言陛下當審于進賢也去姦進賢皆有以協天下之望則百姓何疑而憂哉惟陛下圖之天下幸甚貼黃稱自古人臣因妬賢嫉能之心而遂害國事者無世無之臣光之賢上則見信于陛下下則見信于百姓人人自恥爲不及

也臣恐此後必有妬光者陰以妄言毀短光之所爲以疎陛下之心俟間隙一開則將入其邪說行其姦謀以壞善政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平生未嘗與光接又未嘗受光恩非私於光也惟恐小人或誤陛下耳今天下事大定矣民心安且樂矣此治道之成而聖功之著也惟在陛下持之益堅信之益篤勿有所移則天下幸甚中外之人皆望大禮後罷張璪輩二三佞邪無狀之人何意璪輩未去而失忠臣此中外之心以爲歎恨之深者也今若璪輩自請願陛下早賜從之別命忠臣以重朝廷以爲國家倚賴以慰服天下之心尤不可更容遲久玷辱廟堂使蒼生失望四夷不安也

戊午齋於垂拱殿太常寺言司馬光薨適在明堂散齋

日內嚴父配天國之大典固不可廢至於御樓肆赦恐亦難罷惟紫宸殿受賀一節緣慶賀之事比之宗廟之祭爲輕方聖情軫悼元臣而羣官拜舞稱慶恐於禮義人情未爲宜稱詔明堂禮畢紫宸殿文武百官並依班次起居更不奏祥瑞稱賀并樓前行肆赦儀外其稱賀並罷

己未薦享景靈宮

辛酉大饗明堂上詣大慶殿行禮畢改常服御紫宸殿宰相百官起居御宣德門肆赦鬪殺罪至死雖犯在約東內情理稍輕者減一等刺配千里外輕者五百里並牢城斷訖錄案聞奏應諸司人每歲該試經而十試者將來未得黜落別作一項聞奏應官員犯杖罪以下依

條不以赦降去官原減者許於刑部投狀本部具元犯
因依聞奏其未斷者仰大理寺案後聲說以上情輕者
取旨應見貶謫官未量移者與量移勘會自復差役法
其民間積欠免役錢已與減放一半餘分限三年隨夏
稅帶納訪聞上件積欠既當差役輸納不易其未放錢
數令帶納者並特與免放開封府界諸路人戶見欠及
未納常平息錢並特與除放其本錢與限三年隨稅帶
納應內外欠市易錢人戶見欠錢二百貫以下並特與
除放開封府界諸路場務先爲實封投狀爭添價錢買
撲致後來敷納不前除已收納抵當產業外見於欠人
及干繫人處催納者權任催理委逐路監司同其開拆
保明聞奏當議等第特行蠲放其出限罰錢及人戶調

發春夫因河防急夫開修京城壕及興修水利免夫罰
夫錢並與除放應在京諸路房園課利今日以前逾限
倍罰錢並特與除放應民間典賣田宅有出限未納稅
錢印契者自赦至限百日許自陳首與免納倍稅其罪
發在赦限百日內者準此應房茶路分茶園戶所輸茶
租錢積欠見行監理者特與除放應天下欠負官物元
非侵盜不以有無抵當雖係侵盜本家委無抵當財產
并見勒干繫保人攤納者及失催若誤支見令干繫人
均賠者因水火損敗及網船遭風水拋失或被盜驗實
各無欺弊者梢工兵士因網運欠所般物元無欺弊見
尅請受者寶貨場冶以坑窟不發及不顯侵欺係欠課
利見催理者冒佃官田及戶絕田土屋業并諸般隱陷

元祐元年明堂赦書與前赦不同者附見呂公著家傳云

卿延路經畧司言夏國主秉常七月十日卒詔太

常寺檢會禮例施行

壬戌詔司馬光薨在諒闇中更不舉哀成服

呂大中雜說司馬公

之喪明堂行事畢蘇子由為諫官欲往哭之正叔力止

之曰方行吉禮不可弔喪子由不從曰只有哭則不歌

何嘗有歌則不哭王鞏為大宗正丞亦上章論正叔之

非由此遂罷建中靖國間鞏初奉復得通判西京將行

榮陽公以正叔屬之使无念舊怨鞏答簡云

我輩視大地眾生猶如一子況先生者乎

后從叔父高遵約妻壽昌縣君吳氏封永嘉郡夫人皇

太后親妹通直郎程奇妻永嘉郡君特封同安郡夫人

宣德郎李擴妻同安郡君特封丹陽郡夫人西頭供奉

趙思行妻延安郡君特封文安郡夫人右侍禁李袞妻

安康郡君特封高平郡夫人太僕寺奏

王存奏議載都省劄子係

乃係九月九日當考

乞應干本寺事並依羣牧司法仍

只隸尚書省或依舊隸樞密院并乞內外馬事並隸本

寺施行詔內外馬事竝隸太僕寺直達尙書省更不經

由駕部

王存奏具
列于月末

癸亥御史中丞劉摯言臣竊惟輔弼之進退皆繫國家
大體人君不可以不謹也進之必以其道退之必以其
理則天下莫不爲宜矣今大饗禮成風聞中書侍郎張
瑄同知樞密院事安燾尙書左丞李清臣皆欲上章辭
位夫此三人者並受神宗顧託之命一旦同時求退臣
疑陛下必有所難之也雖然臣以爲無難也俱去之則
難俱留之則難蓋俱留之則害天下而屈公論俱去之
則傷國體而惑人情今於三人之中察事考迹權其輕
重則有必宜去者不必去者臣請論之瑄以傾邪柔佞
竊位最久朋姦害政賣恩營私前後言者累疏其罪臣

曾上殿亦屢蒙宣諭以謂瑛過大禮必聽去自此臣更不復論列今大饗已畢瑛之引退乃其時也陛下許之亦其時也瑛得掩其姦惡以禮罷去蓋已幸矣朝廷雖有失刑漏網而得其不在要路不爲政事之害斯亦足矣此臣所謂必宜去者也若乃熹及清臣則稍異於瑛皆不以節行自厲齷齪在位然而比於瑛輩未有顯罪陛下若特以其受遺之故且爲留之實有其名亦無甚害此臣所謂不必去者也恭爲神宗皇帝棄天下今未大祥若顧命之臣盡去不存誠恐小人私害爲國生患臣之區區在此欲望聖明照察於三人中罷瑛所以安天下留熹與清臣所以明陛下不忘先朝受遺舊臣之意全國大體以鎮羣下考之公議誰曰不然臣蒙被厚

恩有所見不敢避犯分非職之誅庶補萬一貼黃稱退
執政非臣所宜預知也然辱在言路事干國體者理合
上聞不敢自爲形迹昨者本候上殿面奏新過大禮未
有班次又慮稽緩不及於事故具簡牘伏望鑒察省覽
訖特賜留中又貼黃稱臣非謂燾與清臣宜在執政也
又非私於二人爲之游說也但以其被先帝顧託又今
年未大祥恐須且留之假借二人成就朝廷事體更俟
徐徐漸作次第罷之未晚也非如蔡確章惇及張璪皆
罪惡暴著先當去之工部郎中王欽臣爲太僕少卿
加直祕閣從文彥博之請也御集九月八日
丙寅詔中書省今後太僕卿少丞簿並選差應外監事
令本寺依舊羣牧司法施行王存奏乃以外監依舊羣
牧司法指揮係八月二十

二日當考當時兵部符下諸路亦稱八月二十三日

御史中丞兼侍讀劉摯言

臣伏見左僕射司馬光薨逝朝野人情驚悲一詞皆曰天不遺此一老以大濟我國家而奪之速此何理也臣恭惟陛下以至明至聖首識光志置諸左右舉天下聽之而光亦以大忠直道忘身徇國雖姦謀異心百端排沮而橫身當之夙夜盡瘁以死圖報其純誠至公足以薦天地而貫鬼神真所謂社稷之臣矣然非陛下信任之專仰成之篤則光亦安能以自行其志故天下不獨嘉光事君之盡節而以陛下任賢勿貳爲難能也今光云亾兩宮車駕卽日臨奠賻禭之典有加故常下至搢紳善士閭巷鄉野之人罔不爲哀歎而惟是姦邪之黨醜正惡直之徒頗已相與有竊喜之意蓋小人從來快

快不快於新政藏情匿跡日夜窺伺常幸有非意之變以冀治之不能成今其臆度以謂陛下旣失光之助則前日求治之志必稍變懈遂可以乘便投隙熒惑而動搖此其所以喜也且陛下爲政以來收拔眾正布列上下制國之法除民之害雖節文潤色有未齊者至於大本已定十之八九矣惟陛下益加之意常以辨別邪正保邦愛民爲念堅守此指終始如一而已已行之令持循無變則治道成矣廟堂之上必有如光之事朝廷者臣實懼陛下悼光之後謂誰助我者而意稍有間則邪謀陰計或起而乘之此臣之所以爲私憂而獻其說也抑臣又有過計之言蓋今上宰虛位竊惟不日制詔命相矣此尤不可以不謹外論籍籍謂文彥博必代光之